



《水浒传》 传奇人物



牟文正 姜汇峰 编著

鲁智深的故事

林冲的故事 晁盖的故事

宋江的故事 武松的故事

李逵的故事 张顺的故事

本书从《水浒传》中选取了最富

传奇色彩的七个人物，

逐一突显了他们惊心动魄、

悲喜交加的命运和个性鲜明、行为独特的形象。

读懂了这七个人，

也就汲取了《水浒传》的精髓。

这正是本书与其他《水浒传》读本的不同之处。

金盾出版社

《水浒传》

传奇人物



牟文正 姜汇峰 编著



 金盾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水浒传》中选取最富传奇色彩的七个人物，逐一展现他们惊心动魄、悲喜交加的命运和个性鲜明，行为独特的形象。读懂这七人，等同汲取了《水浒传》的精髓，并可获得更多的情趣和启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传》传奇人物 / 牟文正, 姜汇峰编著. —北京: 金盾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186-1106-5

I. ①水… II. ①牟… ②姜… III. ①《水浒》研究
IV. ① I207.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号 281708 号

金盾出版社出版、总发行

北京太平路 5 号 (地铁万寿路站往南)

邮政编码: 100036 电话: 68214039 83219215

传真: 68276683 网址: www.jdcbs.cn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2.5

201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000 册 定价: 38.00 元

(凡购买金盾出版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
倒页、脱页者,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目录

【鲁智深的故事】 1

拳打镇关西 3

出家五台山 7

戏耍小霸王 12

倒拔垂杨柳 17

大闹野猪林 21

坐化六和寺 24

【林冲的故事】 27

烧香引祸端 29

樊楼中圈套 32

误入白虎堂 35

刺配沧州牢 39

火烧草料场 47

逼上梁山泊 50

【晁盖的故事】 55

聚义东溪村 57

智取生辰纲 61

大战芦苇荡 67

梁山换新主 73

江州劫法场 77

中箭曾头市 81

【宋江的故事】 87

怒杀阎婆惜 89

祸起小鳌山 93

醉酒题反诗 100

三打祝家庄 108

终圆招安梦 116

魂归蓼儿洼 122

【武松的故事】 127

景阳冈打虎 129

赤胆报兄仇 134

惊险十字坡 141

醉打蒋门神 144

血溅鸳鸯楼 149

夜走蜈蚣岭 153

【李逵的故事】 157

李逵遇李鬼 159

沂岭杀四虎 163

元夜闹东京 167

砍倒杏黄旗 170

【张顺的故事】 177

巧斗黑旋风 179

水上报仇冤 182

凿漏海鳅船 187

殉难涌金门 192

【后 记】 195

鲁智深的故事

拳打镇关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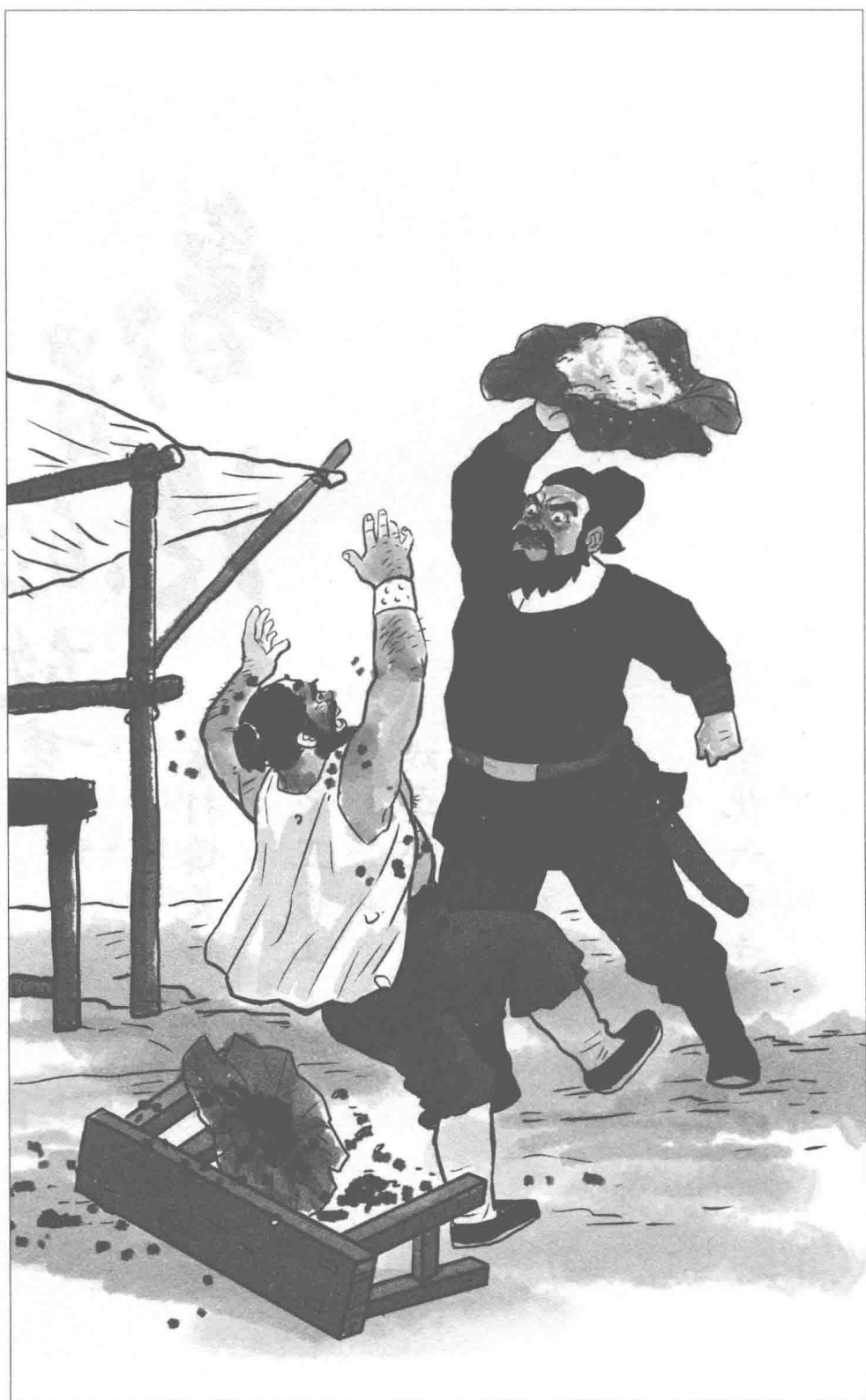
出家五台山

戏耍小霸王

倒拔垂杨柳

大闹野猪林

坐化六和寺



【鲁智深的故事】

拳打镇关西

北宋哲宗皇帝年间，在京城开封府，有个姓高的破落户子弟，自幼不务正业，却踢得两脚好球，因此，人们都叫他高毬。后来，他把毬字改了一下，叫高俅。

高俅这个人，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专门帮着那些富家公子哥儿挥霍钱财，因此京城人都恨透了他。后来，高俅投奔驸马王太尉在府上做了个亲随。由于他善于吹牛拍马，又会侍奉主人玩乐，所以深受主人喜爱。

有一年，王太尉过生日，专门宴请了皇帝的弟弟赵佖。赵佖是个风流人物，最喜欢琴棋书画、吹拉弹唱、踢球玩耍。他在王太尉家里看上了一对镇纸玉狮子。第二天，王太尉便叫高俅给赵佖送去。高俅来到赵佖宫里，正碰上赵佖在跟手下人踢球。突然，一个球腾空而起，穿过人群滚到了高俅脚下。高俅壮着胆子把球踢给了赵佖，赵佖非常高兴，立即让他上场踢球。于是高俅大展球技，好好地表现了一番。赵佖见他球踢得好，就把他留在身边，每天一起踢球玩乐。无巧不成书，不到两个月，哲宗皇帝突然死了。这位皇帝没有儿子，文武百官商量了一番，把赵佖扶上了帝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赵佖当上皇帝不久，高俅也摇身一变，由一个街头混混做上了殿帅府的太尉。

高俅小人得志，与太师蔡京以及童贯等奸臣沆瀣一气，横行霸道，搞得天下动荡，民怨沸腾。许多地方官吏、土豪劣绅有恃无恐，欺压百姓。

且说渭州经略府有一个名叫鲁达的提辖，为人正直，武艺高强，喜好打抱不平。有一天，他结识了“九纹龙”史进和“打虎将”李忠，便一起来到一家酒馆饮酒畅谈。

三人聊得正热闹，忽然隔壁传来了啼哭声。鲁达焦躁，把盘子摔了一地，向酒保骂道：“洒家又没有少你酒钱，为何叫人哭个不停？”酒保慌忙赔礼道：“官人息怒，隔壁是一对卖唱的父女，一时感伤身世，不想搅了官人喝酒。”鲁达说：“这倒是怪事，你把他们叫过来。”

不一会儿，门外进来了父女两人。前面的女子不过十八九岁，后面的老汉五六十岁的年纪，两人走上前来行礼。那女子说：“奴家金翠莲，本是东京人，与父亲流落此地。这里有个叫镇关西的郑大官人，强买奴家做妾，写了三千贯的文书，却一文未给。嫁到他家不到三个月，他家大娘子就把我赶出来，还追要那不曾给的三千贯钱。我父女争不过他，只好到这里卖唱，想起这苦楚才忍不住啼哭。”

鲁达听后大骂：“呸！那杀猪的郑屠也敢这么欺负人！俺只道哪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臢泼才，竟然这等欺负人！”回头看着李忠、史进道：“你两个且在这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史进、李忠抱住劝道：“哥哥息怒，明日却理会。”两个人三回五次劝住了他。

鲁达又道：“老儿，你来！洒家与你些盘缠，明日便回东京去，如何？”父女两个告道：“若是能够回乡，你便是重生父母、再长爷娘。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郑大官人必定向他要钱。”鲁提辖道：“这个不妨事，俺自有道理。”便去身边摸出五两来银子，放在桌上，看着史进道：“洒家今日不曾多带得些出来，如你有银子，借些与俺，洒家明日便送还你。”史进道：“这没什么，哪能要哥哥还！”去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放在桌上。鲁达看着李忠道：“你也借些出来与洒家。”李忠去身边摸出二两来银子。鲁提辖看了嫌少，便道：“也是个不爽利的人！”没收下李忠的钱。鲁达只把这十五两银子给了金老，吩咐道：“你两个拿去做盘缠，明日起身。”金老并女儿拜谢去了。

三人再吃了两角酒，下楼来叫道：“主人家，洒家钱明日送来还你。”主人家连声应道：“提辖只顾自去，但吃不妨，只怕提辖不来赊。”三个人出了潘家酒肆，到街上分手。史进、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

鲁提辖回到经略府前住处，晚饭也不吃，气呼呼地睡了。

再说金老得了这一十五两银子，回到店中，安顿了女儿，先去城外远

处觅下一辆车儿，回来收拾了行李，还了房宿钱，算清了柴米钱，只等来日天明。当夜无事。第二天早晨，五更起来，父女两个先打火做饭，吃罢，收拾了。天色微明，只见鲁提辖大踏步走入店里来，高声叫道：“店小二，哪里是金老歇处？”小二道：“金公，鲁提辖在此寻你。”金老开了房门道：“提辖官人，里面请坐！”鲁达道：“坐什么！你去便去，等什么！”金老领了女儿，挑了担儿，谢了提辖，便待出门。店小二拦住道：“金公，哪里去？”鲁达问道：“他少你房钱？”小二道：“小人房钱，昨夜都算还了，还欠着郑大官人典身钱，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哩。”鲁提辖道：“郑屠的钱，洒家自还他，你放老儿还乡去！”店小二哪里肯放。鲁达大怒，叉开五指，去那小二脸上一掌，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一拳，打落两个门牙。小二爬将起来，一道烟跑向店里去躲了。店主人哪里肯出来拦他。金老父女两个赶忙离了店，出城寻昨日觅下的车儿去了。

鲁达担心店小二赶去拦截金老父女，便在店里坐了两个时辰，约莫金公走远了，方才起身，径到状元桥来。郑屠开着两家门面，两副肉案，悬挂着三五片猪肉。郑屠正在门前柜身内坐定，看那十来个刀手卖肉。郑屠见鲁达过来，慌忙让座。鲁达坐下道：“洒家奉经略相公之命，买十斤瘦肉，切成碎末，不许带半点肥肉在上面。”郑屠道：“使得！”便让伙计切肉。鲁提辖道：“不要那等腌臢厮们动手，你自与我切。”郑屠道：“说的是，小人自切便了。”郑屠去肉案选了十斤精肉，细细地切了。鲁达又让他切十斤肥肉，也不要半点瘦肉在上面。郑屠只得选了十斤肥肉，也切成肉末。这二十斤肉整整切了一早上。郑屠刚切完，鲁达又说再让他切十斤软骨。

郑屠笑道：“提辖莫非是特意来消遣我的？”鲁达听得，跳起身来，拿着两包肉说：“洒家就是特意来消遣你的！”说完，把那两包肉馅朝郑屠劈头盖脸打下去，就像下了一场肉雨。郑屠勃然大怒，操起一把剔骨刀，直向鲁达扑来。鲁达早已大步走到街上。郑屠右手拿刀，左手来揪鲁达。鲁达就势按住他左手，下面往小腹上只一脚，就把郑屠踢倒在街上。鲁达骂道：“你这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敢叫镇关西！说，你是怎么强骗了金翠莲？”骂完，抬起拳头，照郑屠鼻梁上就是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立马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

辣的，一发都滚出来。郑屠站不起来，那把尖刀也丢在一边，口里只叫：“打得好！”鲁达骂道：“直娘贼！还敢应口！”提起拳头来照眼眶眉梢只一拳，打得眼棱缝裂，乌珠迸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红的，黑的，绛的，都绽将出来。郑屠疼得要命，连连求饶。鲁达说：“你要硬到底，洒家或许饶你。现在求饶，洒家偏不饶。”说完又一拳，正中太阳穴，郑屠倒在地上不动了。

鲁提辖假意道：“你这厮诈死，洒家再打！”只见郑屠的脸色渐渐地变了。鲁达自语：“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洒家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及早撒开。”拔步便走。回头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边骂，一边大踏步去了。街坊邻舍与郑屠的伙家，没有一人敢向前来拦他。

鲁提辖回到下处，急急卷了些衣服盘缠、细软银两，旧衣粗重都不要了，提了一条齐眉短棒，奔出南门，一道烟儿走了。

且说郑屠家中众人和那报信的店小二抢救了郑屠半日，也没救过来活，呜呼死了。老小邻人径来州衙告状。府尹升厅，接了状子，看罢道：“鲁达系经略府提辖，不敢擅自捉捕。”府尹随即上轿，来到经略府将此事告知经略大人。经略听说，吃了一惊，暗暗寻思，这鲁达虽好武艺，只是性格粗鲁。今番做出人命事，俺如何护得短？于是回府尹道：“鲁达这人原是我父亲老经略处的军官，因为俺这里无人帮护，拨他来做个提辖。既然犯了人命罪过，你可依法处置。”府尹辞了经略大人，当天派缉捕王观察捉拿犯人鲁达。

王观察领了文书，将带二十来个做公的人径到鲁提辖住处。然而，鲁达早已不知去向，他们只好回州衙禀报。府尹便下令四处张贴缉捕告示。凡捉住鲁达者，赏钱一千贯。

【鲁智深的故事】

出家五台山

鲁达自从离开渭州，东逃西奔，急急忙忙，行过了几处州府，正是“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慌不择路，贫不择妻”。行了半月之上，来到了山西代州雁门县。进城后，见这市井热闹，车水马龙，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行货都有，虽然是个县治，胜似州府。他见一群人围在十字路口看榜。鲁达大字不识一个，就挤进去听，只听到众人读道：“代州雁门县依奉太原府指挥使司，该准渭州文字，捕捉打死郑屠犯人鲁达。如有人留其食宿，与犯人同罪；若有人捕获立功，支給赏钱一千贯……”正在此时，忽听背后有人叫道：“张大哥，你怎么在这里？”那人把他拦腰抱住，拉着离开了十字路口。鲁达回头一看，竟是金老汉。

那金老汉直拖鲁达到僻静处，说道：“恩人，你好大胆！那榜文上明明写着出一千贯赏钱捉你，你怎么敢去看榜？如不是老汉我遇见你，怕不被做公的捉了？榜上写着你年甲、貌相、籍贯呢。”鲁达道：“洒家不瞒你说，因为你的事，我把郑屠那厮三拳打死了。因此仓皇出逃，已有四五十日了，不想来到这里。你缘何不回东京去，也来到这里？”金老道：“我们父女两人逃出渭州，生怕郑屠人追来，没敢回东京，巧遇一位老邻居，他们把我们带到这里，并为小女做媒，让她嫁给了一位赵员外。小女常提起提辖大恩，那赵员外也爱刺枪使棒，久仰提辖大名，也常想见提辖一面，就请恩公随我回家住几天吧。”

鲁达便跟金老汉回家，到了门口，只见金老揭起帘子叫道：“女儿，大恩人在此。”那女孩儿浓妆艳饰，从里面出来，请鲁达居中坐了，拜了六拜，说道：“若非恩人垂救，怎能够有今日。”拜罢，便请鲁提辖道：“恩

人，上楼去请坐。”鲁达借故推辞。金老道：“恩人既到这里，如何肯叫你走。”金老接了鲁达的包裹、杆棒，请到楼上坐定。金老吩咐道：“女儿陪侍恩人坐坐，我去安排饭来。”鲁达道：“不用客气，随便吃点即可。”金老道：“提辖大恩，杀身也难报答。量些粗食薄味，何足挂齿。”说罢，金老让女儿陪鲁达在楼上坐，亲自和小厮上街买了些鲜鱼、嫩鸡、肥鹅、时新果子之类归来，做了十几个菜。丫鬟将银酒壶烫上酒。父女二人轮番把盏。金老倒地便拜。鲁提辖道：“老人家，这般大礼？折杀俺也！”金老说道：“恩人听禀，前日老汉初到这里，写个红纸牌儿，旦夕一炷香，父女两个兀自拜哩。今日恩人亲身到此，如何不拜！”鲁达道：“却也难得你这片心。”

三人饮酒将到天晚，金老汉的女婿赵员外赶到了酒楼。赵员外让鲁达上首坐定，恭恭敬敬地拜叩头相拜。鲁达道：“如此大礼，洒家怎敢？”员外道：“聊表相敬之礼。小子多闻提辖如此豪杰，今日天赐相见，实为万幸。”鲁达道：“洒家是个粗鲁汉子，又犯了该死的罪过。若蒙员外不弃贫贱，结为相识，但有用洒家处，便与你去。”赵员外大喜，问了鲁达打死郑屠一事，说些闲话，较量些枪法，吃了半夜酒，各自歇去。

次日天明，赵员外道：“此处恐不稳便，想请提辖到敝庄住几时。”鲁达问道：“贵庄在何处？”赵员外道：“离此间十里多路，地名七宝村。”鲁达道：“最好。”未及晌午，鲁达告辞了金老父女二人，和赵员外上了马。两人并马行程，投七宝村来。不多时，到了庄前。赵员外拉住鲁达的手，直至草堂上，分宾而坐，一面叫杀羊备酒相待，一面让人晚间收拾客房。次日，又备酒食相待。鲁达道：“员外错爱，洒家如何报答！”赵员外便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如何言报答之事。”

鲁达在赵员外的庄上住了六七天。忽然一天，金老汉慌慌张张赶来，径到书院见了赵员外与鲁提辖，见没人，便对鲁达道：“恩人，不知为何走漏了风声，只怕官府要来村里缉捕恩人。倘或有些疏失，怎么办？”鲁达道：“是这样，洒家自去罢了。”本待要走，赵员外道：“若是留提辖在此，怕官府缉捕你。若不留提辖，显得我们无情无义。赵某却有个主意，教提辖万无一失，足可安身避难，只怕提辖不肯。”鲁达道：“洒家是个该死的人，但得一处安身就行，哪能不肯！”赵员外道：“若如此，最好。离此

间三十余里，有座山，唤作五台山。山上有一个文殊院，原是文殊菩萨道场。寺里有五六百僧人。为头的智真长老，是我弟兄。我祖上曾舍钱在寺里，是本寺的施主檀越。我曾许下剃度一僧在寺里，已买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如果提辖肯落发出家，一切费用都是赵某备办。”鲁达寻思：事到如今，不如就走了这条路罢。便道：“既蒙员外做主，洒家情愿做和尚，专靠员外照管。”

赵员外与鲁达当时说定了，连夜收拾衣服、盘缠、缎匹、礼品。次日早起来，叫庄客挑了，两人前往五台山去。来到山下，先让庄客前去通报。到了寺前，寺内智真长老得引着首座、侍者，出山门外来迎接。赵员外和鲁达向前施礼。智真长老说道：“施主远出不易。”赵员外答道：“有些小事，特来恳谈。”智真长老便道：“且请员外方丈吃茶。”赵员外前行，鲁达跟在背后，一起来到方丈。智真邀员外向客席而坐，鲁达便去下首坐在禅椅上。

赵员外起身道：“今有一事请求堂头大和尚：赵某早有一条心愿许剃一僧在上刹，度牒词簿都已有了，到今不曾剃得。今有这个表弟，姓鲁，是关内军汉出身，因见尘世艰辛情愿弃俗出家。万望长老收录。一应所用，弟子自当准备。”长老答道：“这个因缘是光辉老僧山门，容易，容易！且请拜茶。”只见行童托出茶来。茶罢，收了盏托，智真长老便唤首座等商议剃度智深之事。过了几天，长老选了吉日良时，为鲁达剃度，赐名智深。

鲁智深自到五台山后，每天吃饱了倒头就睡，一点出家人的规矩都没有。和尚们都对他非常不满。

转眼到了初冬，鲁智深在寺里住了四五个月，心中烦闷。这天，他信步走到半山亭子里，见一个汉子挑着两桶酒上山来，停在旁边歇脚。鲁智深说要买酒，汉子却说：“长老吩咐过，这酒不能卖给和尚。”汉子挑起担子要走，鲁智深赶上去，一脚踢得他半天起不来。鲁智深把两桶酒提到亭子里，不一会儿，就喝光了一大桶，说：“明天到寺里来拿酒钱。”

汉子挑起酒桶跑了，鲁智深酒劲上来，东倒西歪地上山来。看门的和尚见他喝得烂醉，不让他上山。鲁智深大怒，一掌把他打倒在山门下。监寺带了二三十人，拿着棍棒来拦他，鲁智深大吼一声，像响了霹雳，把众人吓得退回殿里，关门上闩。鲁智深抢上台阶，一拳一脚，把门打破，夺

过一条棒，把众人打得无路可逃。长老闻讯匆匆赶来，鲁智深才扔了棒，合掌认错。

从那以后，鲁智深三四个月未出寺门。有一天，他嘴又馋了，就来到山下一个小酒店买酒喝。鲁智深一连吃了十几碗，还买了半只狗肉下酒。吃饱喝足后，他才摇摇晃晃地回五台山了。

看门的和尚见鲁智深又喝醉了，忙把山门关了。鲁智深打坏门两边的金刚，又大叫：“再不开门，洒家烧了这寺。”看门和尚只好打开门栓，飞也似跑进房里躲了起来，众僧也各自回避。鲁智深一推门，一跤跌在地上，爬起来直奔僧堂。他刚到禅床边，便哇啦啦吐了一地。众僧都闻不了那个臭味，一个个道：“善哉！善哉！”一齐掩了口鼻。鲁智深吐了一回，爬上禅床，解下绦，把穿的直裰、带子都“毕毕剥剥”扯断了，拿出那只狗腿来。鲁智深道：“好！好！真香！正肚子饿哩！”扯来便吃。众僧看见，一个个用袖子遮了脸，远远地躲开。鲁智深走到一个和尚面前，扯下一块狗肉，说：“你也尝一尝。”那和尚把两只袖子死掩了脸。鲁智深道：“你不吃？”硬把狗肉往他的嘴边塞去。那和尚躲不过，却走下禅床，鲁智深把他的耳朵揪住，把肉塞进他的嘴里。对面禅床的四五个和尚跳过来劝时，鲁智深扔了狗肉，提起拳头，向他们光脑袋上乱敲。满堂僧众大喊起来，都急急忙忙去柜中取了衣钵要逃走。

鲁智深一味地打出来，大半禅客都躲出廊下来。监寺、都寺见此，也不与长老请示，叫起一班职事僧人，还有伙夫、轿夫，约有一两百人，都拿起棍棒等，一起打入僧堂来。鲁智深见了，大吼一声，见别无器械，抢入僧堂里佛面前，推翻供桌，拿起两条桌腿，从堂里打出来。众多和尚见他来势汹汹，就拖了棒退到廊下。鲁智深两条桌腿着地卷将来，众僧早两下合拢来。鲁智深大怒，指东指西，指南指北，只饶了两头的。

鲁智深直打到法堂下，这时长老来到僧堂，厉声喝道：“智深不得无礼！众僧也休动手！”两边众人被打伤了几十个，见长老来了，各自退去。鲁智深见众人退散，撇了桌腿，叫道：“长老为洒家做主！”这时他的酒已七八分醒了。

长老道：“智深，你连累杀老僧！前几天醉了一次，搅扰了一场，我

叫你兄赵员外得知，他写书信来与众僧赔礼道歉；今番你又如此大醉无礼，乱了清规，这个罪孽非小！我这里五台山是文殊菩萨道场，千百年清净香火去处，如何容得你这等秽污！”说罢，用好言安抚了众僧，让鲁智深在方丈住处暂歇一夜。

次日，长老与首座商议，决定收拾些银两给鲁智深，叫他别处去。长老随即写了一封信，派人径到赵员外庄上说明情况，立等回报。赵员外看了来信，回信给长老：“智深任从长老发遣。”

长老得了回书，便叫使者取领皂布直裰、一双僧鞋、十两白银，唤过智深。长老道：“智深，你近日所为，已犯众怒，此处留不得了。看赵员外面子，与你这封书，投一个去处安身。我有一个师弟，现为东京大相国寺住持，唤作智清禅师。我与你这封书去投他那里讨个职事僧做。我赠你四句偈言，你可终身受用，记取今日之言。”智深跪下道：“洒家愿听偈言。”长老道：“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江而止。”

鲁智深听了四句偈言，拜了长老九拜，背了包裹、腰包、肚包，藏了书信，辞了长老并众僧人，离了五台山。

下山后，他先到铁匠铺取了定制的禅杖和戒刀，然后径直去往东京方向。

【鲁智深的故事】

戏耍小霸王

有一天，鲁智深来到山明水秀，风景绝佳的桃花村。他贪看景色，不觉天色已黑，找不到客棧，只好到一家庄院求宿。

鲁智深远远地望见一簇红霞，树木丛中闪着一所庄院，庄后重重叠叠都是乱山，自语道：“此处甚好！”到了庄院门口，鲁智深对庄客道：“洒家赶不上宿头，欲借贵庄投宿一宵，明早便行。”庄客道：“我庄上今夜有事，歇不得。”智深道：“胡乱借洒家歇一夜，明日便行。”庄客道：“和尚快走，休在这里讨死！”智深道：“也是怪哉，歇一夜打什么要紧，怎地便是讨死？”庄客道：“你如不走，把你绑在这里！”鲁智深大怒道：“你这厮好没道理！俺又不曾说甚的，便要绑缚洒家！”

鲁智深提起禅杖，正要发脾气，只见庄里走出一个老人来，喝问庄客：“你们闹什么？”庄客道：“可奈这个和尚要打我们。”鲁智深便道：“洒家是五台山来的僧人，要上东京去干事。今晚赶不上宿头，借贵庄投宿一宵。庄家那厮无礼，要绑缚洒家。”那老人道：“既是五台山来的师父，随我进来。”

智深跟那老人直到正堂上，分宾主坐下。那老人道：“师父休要怪，庄家们不省得师父是活佛去处来的，他作寻常一例相看。老汉从来敬信佛天三宝。虽是我庄上今夜有事，权且留师父歇一宵。”鲁智深将禅杖倚了，起身唱个诺，谢道：“感承施主。洒家不敢动问贵庄高姓？”老人道：“老汉姓刘。此地名为桃花村，乡人都叫老汉做桃花庄刘太公。敢问师父法名，唤作什么讳字？”鲁智深道：“俺的师傅是智真长老，与俺取了个讳字，因洒家姓鲁，唤作鲁智深。”太公道：“师父请吃些晚饭，不知肯吃荤腥也不？”鲁智深道：“洒家不忌荤酒，但有便吃。”太公道：“既然师父